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五十八回 待字女感夢識郎君 假鋪卒空文揭開符

卻說燕王的軍師姚道行，將馬靈死屍號令在南都，說：「青州一班妖賊，總是此類。」傳播到濟南行闕下，時建文十五年夏四月也。耆舊諸臣莫不痛心切齒，與兩軍師會集大廷計議，意欲奏請帝師南伐。忽報開府沂州景全都有密疏上聞，輔臣趙天泰拆視，是陳進取淮安之策，大略言：「城中有內應六人，一副都御史練子寧之子名霜飛，次歷城侯盛庸之子盛異，都揮使崇剛之子崇南極，中書舍人何申之子何猴兒，都司斷事方法之子方小蠻，又袁州太守楊任之內弟莊擒虎，皆殉難忠臣之後，共懷矢死報仇之心，正在有間可乘之會。」隨與兩軍師及諸臣看畢，共赴帝師闕下。月君已見景星副奏，正欲召集百官，即便臨朝。呂律前奏道：「前者嚴震報聘，佯許歸藩，是欲緩我王師，窺伺間隙，彼返得行其狡計。兩日傳聞南都號令馬靈屍首，其言甚為可惡。若行在聞知，必生猶豫。即無景星奏請，猶當恭行天討。以臣愚見，莫若一面先取淮安，直抵維揚；一面竟取河南諸郡，以絕彼互援之勢。則中原定而帝可復辟矣。」月君諭道：「卿言良是。闕外專征，唯卿主之。近日史黃門欲南回，孤家當諭令奏明聖主，毋惑於流言可也。」史彬隨出班奏說：「這個在臣，不須睿慮。」軍師又奏：「景星雖有獨當一面之才，然淮安向有宿將，屯兵二十萬，非同小可。必得高咸寧前往，方克勝任。至於嵩洛、中州以及荆襄、湖北地方，臣雖不才，敢為己責。」

高咸寧即奏道：「淮北、河南，相為依輔。今兩路齊攻，唇亡齒寒，必克之道。臣願協助景星，以奏膚功。」輔臣趙天泰奏道：「以臣愚見，克取淮揚之後，乘勢便下金陵。先復帝都，則鑾輿之返尤為易事。」咸寧應道：「長江天塹，彼戰艦雲集，而我無舟可濟，則如之何？」廣軍師道：「某取荆襄，原為伐楚山之木以造戰艦，順流而下以定南都耳。」月君諭道：「欲定江南，必先取湖北，此自然之勢，兩卿其分任之。但兵在秘密，尤在神速。不速則生變，不密則害成。務宜留意。」二軍師頓首受命。月君又諭：「馬靈已死，無人探聽軍情，其教授綽燕兒為兩路軍機策應使，有功再行升賞。」然後退朝。

這邊與師南征暫按下。且將景開府所奏內應六人，怎樣相聚的機括，敘明白了，然後說到兩處用兵，方能了了於目。當日燕王兵下揚州，有巡方御史王彬、都指揮使崇剛同心倡義，募兵固守，被守將王禮、王宗等謀殺，獻首燕王。後來崇剛長子崇北極，因這指揮是世襲前程，捨不得這條金帶，到兵部報名投降；燕王准他襲了父職，仍守揚州。其弟崇南極深恨長兄貪官背主，有法父親忠節，遂逃至淮陰。偶遇著盛異，氣誼相投，同在鈔關左右開個賭場，要結識幾個義士，為他父親報這一段仇恨。那裡練霜飛改名東方絲，也在賭場裡頑過幾日，曉得他二人心事，就大家盟誓起來，學了桃園結義的故事，稱為生死弟兄。

一日練霜飛謂二人道：「在此久住，無濟於事。我且到淮安城裡看個機會，再來相商。」一逕走入北關，下在個劉姓飯店。當夜黃昏時分，點了燈兒，見有個美貌女子走向房門口一影，霜飛卻也不在心上。二更以後，翻來覆去，正苦睡覺不著，忽聞輕輕扣門；時燈尚未滅，起來啟視，依稀是那女子，閃人道個萬福說：「妾雖無識英雄之後眼，然看郎君不是以下人品，何故顛沛至此？妾實懷疑，要問明這個緣由，所以夤夜而來。」

霜飛心上倒吃一驚。看那女子，年約二十上下，秋水微波，春山薄翠，布素衣裙，風韻出格，料想不是歹意，乃深深作揖道：「請坐待我實訴。先父是練都御史名安，字子寧。小可自幼貪頑，縱情花柳，所以不見愛於父母，在家日少。及先父殉難，至於夷滅九族，小可反因此得脫於難。今者變易名姓，原有個算計，這卻不好就說。我看小娘子也有舊家風範，不像開飯鋪的兒女。亦求細道其詳。」女子含淚答道：「先父官居都指揮，姓劉名貞，與卜萬同守松亭關。部將陳亨暗自附燕，要害先父與卜萬二人。被燕王用反間計，先殺了卜萬；家父孤掌難鳴，只得潛避回南。行到這邊，害背瘡而死。數日之內，母親亦亡。不能回家。今開店者是妾之伯父，年逾七旬，風中之燭。妾與君子同一大難，能不悲傷？」言訖淚下。

霜飛亦潸然。隨又作一揖道：「即是同病，好結同心。」女子道：「妾遇匪人，斷然不字。今得永托於君子，生死以之。」霜飛便來摟抱，女子推辭道：「但可訂定，不宜苟合。」霜飛道：「我與汝皆失路之人，比不得平常日子，可以稟命父母，倩彼媒灼。今宵若不做一番實事，終屬虛懸。倘至變生不測，豈不辜負了今宵相會之意？」那女子低鬟無語。霜飛即抱向草榻之上，先為鬆了衣扣，然後去解裙帶。女子一手掩住內褲，說：「羞答答的，燈火照著。」霜飛便一口吹滅，尋入桃花仙洞。有《西廂曲》為證：

軟玉溫香抱滿懷，訝劉阮到天台。春至人間花弄色，柳腰款擺，花心輕拆，露滴牡丹開，蘸著些兒麻上來。魚水得和諧，嫩蕊嬌香蝶恣彩。你半推半就，我又驚又愛，檀口提香腮。

陽台之下，再訴衷腸道：「妾身已屬於君，雖海枯石爛，此情不滅。願君毋忘今夕。」公子應道：「小生斷不學晉公子，負齊姜之大恩也。」遂將自己真名、並年庚月日說了。女子道：「如此，妾與君同年同月。先父取名松碧，家下人呼妾松娘。如今既為夫婦，還有句話。妾前夜得一夢：有個黑虎，飛到妾臥榻之前，口內銜著素絲，向妾身上一撲；那絲兒就牽住妾的頸兒。大驚喊醒。昨日君來，妾便問伯父，說叫東方絲。妄想牽絲是夫婦之象，飛虎是英雄之兆，君之姓名，又與夢協，竟冒恥做了卓文君的事。勿使他日妾有《白頭》之歎。」練公子道：「小生有大仇未報，將來赴湯蹈火，死生難必，這要求賢側體諒。此身非我之身也。」松娘道：「君之仇，即妾之仇。如其能報，因為萬幸；倘有意外，妾亦相從於地下。安忍君之獨死哉？」說罷哽咽，起身告去。練公子道：「今宵一別，尚未知何夕相逢。」抱住了松娘不肯放手，松娘也不忍堅辭。就重擊玉杵，再掏玄霜。這番趣味更進一層，如吸瓊漿，愈飲愈香；如噴江瑤柱，愈嚼愈美。未免酣飽過分。時已夜漏將殘，曉鐘欲動，不意間，反冥冥的沈睡去了。

那劉老兒黎明起身，走到外邊，見客房虛掩著；推開看時，一男一女，雙雙的面對面，摟抱著酣臥未醒。不是別個，卻就是自己的姪女。心下一想：我為姪女幾次聯姻，他執意不肯。因何這客人才到，便與他偷上了？這是我的姪女偷他，不是他偷我的姪女。若一聲揚，就終身不能嫁人，也壞了死者的臉面。罷，罷！且待醒來，再作道理。誠恐三不知被走使的人間進門去，乃扣了屈戌，攝條凳兒，坐在門旁。

直到辰刻，兩人甫醒。開眼一看，紅日滿窗。練公子驚道：「這事怎了？」松娘呆了半晌，說道：「難道伯父就把我處死不成！郎君只得要屈節求這老人家。得脫身時，速尋到紀游擊衙門管文書一個姓何的，再李指揮衙門管號一個姓方的，這兩人都有些來歷，與我伯父來往得好。不拘那一個，可煩他做媒，斷無不成的。」疾忙起身，輕輕的開門，卻是外邊反扣的，又吃了一大驚。聽得有人將屈戌扯下，門已微開。松娘向外邊一望，不見有人，逕自溜進去了。練霜飛正欲走時，店主已進到屋裡。遂連連作揖，口中含糊的說：「多多得罪。」劉老兒道：「客人為何事到這裡的？」練公子不能答。見門外無人，說：「去解個手來。」出得房門，如飛的向著街上奔去了。

便先尋到李指揮衙門方姓管號房內，卻有兩個在那裡。公子便問：「那位姓方？」一個答道：「在下便是。尊兄高姓大名？有何下顧？」公子道：「請借一步說話。」二人齊道：「此刻要支應公事，不便出門。有話就說。」公子又問：「那一位尊姓？」

說是姓何。公子道：「可是在紀游府效勞的何兄麼？」二人又道：「尊兄何以先知？」公子一想，若不實說名姓，恐自枉然。就將桌上筆兒蘸飽，在殘紙上寫：「弟係殉難副都御史練子寧之子，名練霜飛。」送與二人看過，即便扯毀了。兩人錯愕一會，問：「到此是為什麼？」霜飛道：「也請教了長兄等真姓名，方好明言。」兩人見他不諱，也就將自己父親並真名寫將出來：一曰何典，一曰方震，都是殉難之後人。練公子隨倒身下拜，各認了異姓弟兄。然後把求婚之事說了一遍。

何典道：「長兄不圖大事，乃貪一女子，殊非我輩心腸。這個弟兄教他做什麼。人都呼我為猴兒，其實是性躁的，莫怪，莫怪。」練公子道：「弟歷盡萬苦千辛，總為這報仇大事，也與臥薪嚐膽的差不多。目今所求姻事，原是大事之中一件緊要的事。若說貪著一女子，看得小弟太不忠不孝。」方震道：「長兄必自有說，請道其詳。」練公子道：「弟如今無衣無食，又沒個安身處

所，怎樣做得事來？若有了這門親，便可借此托足，得與兄長等隨時商議，多少是好。」就把松娘亦屬同仇，並與崇南極、盛異結義的話，一總說了。何典道：「何不早講？沒來由得罪於兄長。怪道劉老兒的女兒，做媒的說來說去，再不肯嫁人，原來有這些情由在裡面。」方震道：「如此，我二人即刻去說。若他有些作難，我就把我的蠻性使出來，怕他不肯麼？」何典向練公子道：「兄長速備聘禮就是。包管不幾日，弟輩來見新嫂子吃喜酒哩。」練公子道：「弟今就到崇、盛兩兄處借些禮物，並約他同來何如？」方震道：「正是這樣。」各道謹慎而別。

次日，方、何二人商量出一個求親的法來。把一幅紅紙，寫了幾句話，折成方勝同心，籠在袖裡，便到劉家飯鋪。老兒接著，滿臉堆笑，說道：「貴人多時不降臨了。」何典道：「誰是貴人？你才是貴人哩！」劉老兒道：「好何相公，打趣我老頭子。」方震道：「他近日學了未卜先知之數，說來都有應驗。你老人家不信，請看這紙上寫的，方知是真貴人哩。」就把那折方勝遞與他，出門便走。

老兒亟送不迭。回到內裡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因何這二人的話，沒頭沒腦，好不奇怪？」那時松娘，早在影門背後竊聽，心中已自明白，便接口道：「只怕有些緣故。」老兒道：「我眼花了，你開來念與我聽。」松娘道：「只怕草字我認不得。」老兒隨手折看時，寫著兩行極大的字，云：

練都御史公子名霜飛，前改為東方絲，在尊店住過一宿，竊慕令媛賢淑，特托我等執柯。專候鈞命。

劉老兒呆了半晌，忽悟道：「東方絲是練字。我姪女聰明，解到這個地步，所以去就了他。」隨遞與姪女，即便出門。剛剛又遇著二人。何典、方震齊拱手，問道：「可是貴人的話應了？」老兒連聲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只怕不敢仰扳哩。」兩人知已允從，又拱手道：「且別過，明晨特誠來領教。」

至第三日，練公子回來，見了何、方二人，彼此說明就裡，便差個女媒去求親。說是何、方二相公有位親戚，複姓東方，名絲，係漢朝東方朔仙人的子孫，必定「有緣千里來相會」的。

女媒如命傳述。老兒應道：「我也認得這個人，但是要姑娘自己做主的。待我去問來。」女媒心內忖道：「這一問又是成不成的。」

等有一會，老兒出來說：「有句話相商，肯贅在我家不肯？還要煩你們去問問。」女媒笑應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這到不消問得，正是來宅上成親，禮物總是折乾的。適才不好說得，如今兩意相同，完了你老人家一樁心事。要重重送給花紅的呢。」

女媒去後，何、方二人又來，同劉老兒選定了吉日，送了羹果茶禮。練公子竟到劉家飯鋪成親，備些喜筵，請請鄰里，自不必說。才得彌月，崇南極、盛異已到淮安，都來拜望賀喜；就在鄰近賃所房屋住下。練公子就引何、方二人大家相會，各自心照，不言而喻。

一日，練公子請了四人，同到野外踏青。揀個幽僻處所坐定，說：「景清都御史與先父同寅，又同殉難。今聞景公之子現鎮沂州，若得偷過交界地方，見他一面，定有妙策。諸兄長以為去得否？」何典呵呵大笑道：「要去極易，只怕兄長不肯去。」崇南極道：「肯，肯，我也同去。」練公子接口道：「就死也要去！怎說我到不肯？」方震接著說：「何兄有名急性子，今日偏要慢斯條兒。快說是怎的法子？」何典道：「如今營兵走遞文書，都是僱倩人的。只要練兄暫允此任，那印信官封都在我。」方震拍手道：「妙極了！今日才用著你刻圖書的手段哩。練兄明早就來，我們好與營兵說明，走他幾天，方免人猜疑。」

練公子道：「弟這幾年逃難，到熬煉著會走快路。」商議已定。

到回家時，練公子與松娘說知，竟去走遞公文。正是：

曾為憲府佳公子，且作軍營走使人。

練公子披星戴月，冒雪衝霜，走遞了兩、三個月的公文，汛兵都已熟目了。何典照著都督的印信，刻了一方，問練公子道：「寫個恁祥文書？」應道：「我已算定。只用素紙一張，到時自有話說。」諸弟兄齊聲稱善。於是封貯好了，練公子放在懷內，作別就行。到了交界處所，將都督印封，與守汛的官驗明掛號，出了界口，直到沂州。關門兵卒見是敵國來的，雖有公文，也就攔住了，飛報到開府衙門。隨有四個軍校來帶著，把他的文書送入府內。景金都拆開一看，卻是幅素紙，大為奇詫。心中暗想：「又不是兩軍相交，焉得差人通書？必然難形紙筆，所以借此來面說的。」隨喚軍校將來人監在內堂耳房，發封鎖鎖了。

到二更時分，景金都帶個心腹使者，潛步出來，開了封鎖，引至內宅。練公子端立不動。僉都詳視一回，雖然走卒打扮，卻稜稜然骨格非常，隨問：「你是誰差來的？」練公子見金都這般作為，大有知識，就將父親的名諱與自己的真名說出。僉都連忙立起敘禮，分賓主坐下，說：「練年伯殉難之慘，與先父相似；世兄之得脫鼎鑊，又與小弟略同。今日駕臨，豈非天幸？願明以教我。」練公子方把遇著崇南極諸人，與娶了劉貞之女，及假充鋪卒到此通信，將來做內應的話，明明白白說個詳細。景僉都大喜，抵掌而言道：「我要南征久矣。因連年濟北用兵，未遑奏請。今得世兄同心相助，便可立決，無煩再計。但不知他們兵將情形，求世兄指示。」練公子道：「兵雖眾而未習戰陣，將雖多而殊少謀略，糧響雖廣而士卒恒不能飽。上下離心，戰不奮前，守無固志，良易破也。弟向者即欲奔投濟南，因先父為賊劉傑所獲，獻於燕王，升為淮安城守副將，區區之心，必欲誅彼全家以報大仇。所以羈縻於淮上，圖個空隙。今得世兄拔刀相助，祖父靈魂亦感激於地下矣。」僉都道：「國仇家難，彼此同之，是何言也。」

遂命暖起酒來，僉都親自相勸。練公子道：「清晨當在大堂領取回文，若面帶酒氣，恐為左右伺察？」僉都矍然道：「世兄謀深計遠，可卜大事必成。但公堂之上，不免開罪於兄長，這卻怎處？」練公子道：「正要如此。還有一事請教，那劉傑中軍，有個都司，姓莊，名毅衍，與何、申二兄相契，說是袁州太守楊任之內弟。向係行伍出身，頂名擒虎，得此武職。所以袁太守九族被難之時，彼得脫於局外。向亦欲報大仇，因他現居官職，未曾去會。約定臨期面訂，未知可否？」金都道：「袁州公乃先父之門生，其妻族原是世家，亦被禍難。彼若心在於賊，何難立擒何、方兩兄，而反與之相結乎，以愚見揣之，決無可疑。」練公子即起身告辭。僉都又問明了諸人住址，方攜手送出，仍舊封鎖好了。

頃刻天明，即便傳鼓，升堂公座。料理諸事已畢，隨命帶燕國投文人到丹墀下，喝問：「汝係何人？敢為賊人到此投遞印文廣練公子連連叩首道：「小的名東方絲，向來僱在軍營走遞公文，覓些工食養家的。每日得了他幾分銀子，不敢不走，實不知內中事情，求大老爺憐憫小的罷。」僉都道：「我看你這個賤相，未必是賊的黨羽。殺爾算不得什麼，饒你去罷。」練公子又行叩首哀告道：「雖蒙大老爺饒命，若不賜發回文，那邊就說是小的不曾到來，究竟活不成。與其回去慘死於毒刑，到不如一刀死在這裡的好。」僉都假意沉思一會，喝道：「也罷，既饒你命，在轅門外候領回文。」隨放炮封門。那印封空文，早經照樣豫備，總不過要瞞眾人耳目，所以有這許多做作。直到明日，原在當堂發給，練公子領了一逕回去。此來不打緊，但請看兵臨城堞，先找取的仇人首級；更誰知力奪關門，亦喪卻了義士性命。下回便知端的。